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四十回 鄭天惠在家辦喪事 多臂熊葦塘見囚車

且說白菊花在樹林內脫下衣服抖晾，心想半夜之間並無人行走，也就把內衣脫將下來，不料樹後有兩個人，全都拿著刀，趕奔前來。淫賊也顧不得穿內衣，赤著身體，手中拿定寶劍迎面而站，用聲招呼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那二人方才站住對面答話：「莫非是晏寨主？」白菊花說：「正是小可晏飛，前面是五哥麼？」對面病判官周瑞說：「正是劣兄周瑞。」白菊花又問：「那位是誰？」周瑞說：「就是飛毛腿高大哥。」白菊花說：「二位哥哥等等，待小弟穿上中衣，再與哥哥見禮。」白菊花把一條濕褲子暫且先行穿上，並未穿上身衣服。三個賊見面行禮已畢，二人問白菊花為何這等模樣，他將自己之事對著二賊學說一遍，又問高解、周瑞因何到此處。這二人把腳一踉，歎了一聲，一個說丟高家店的原由，一個說失桃花溝的故事，白菊花一聞此言說：「咱們三個人，同病相憐。你們二位也是受徐良之苦，我今日是初會這個山西雁，一見面，連我的鏢就是四宗暗器，末尾受了這一飛石，正打在我腮頰之上。你們二位請看。」二賊一瞧，果然臉上浮腫。三個賊一齊又咒罵徐良一回。晏飛問：「你們二位意欲何往？」周瑞、高解一齊道：「我們二人在宋家堡會面，在那裡見著南陽府的請帖，本打算約會宋大哥一同上團城子，不想宋大哥染病，他不能前去。我二人一路前往柳家營，又見柳大哥門首有許多差官看守他那一座空宅，我們草草打聽打聽，方知曉你們的事情。我們也不敢走大路，也怕碰見徐良，由小路而行，不料走在此處，遇見賢弟。咱們三人會在一處走路，滿讓碰見那個狗娘養的也沒甚大妨礙。」白菊花說：「從此就要投奔南陽府，我總想這個老西，不肯善罷甘休，倘若跟將下來，你我三個人，仍是不便。依我愚見，不如不管南陽府事，同著我投奔河南洛陽縣姚家寨那裡去，尚可高枕無憂。」周瑞說：「還是上南陽府為是，別辜負東方大哥下請帖這一番美意。」高解也願意上南陽府。白菊花無奈何，只得點頭。兩個人幫著他抖晾半天衣服，穿戴起來，有四鼓多天，三個人直奔南陽府去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展熊飛回鵝峰堡，一路走著，徐良便問道：「白菊花這一跑，但不知他投奔何方？」展熊飛說：「他這一走，無別處可去，必是上南陽府東方亮那裡去。」徐良問：「你老人家怎麼知道？」展熊飛就把趙虎私訪，群賊怎麼說的話，告訴徐良一遍。不但他上南陽府，並且五月□五日那裡還有擂台呢。再說萬歲爺冠袍帶履也在東方亮家內。徐良一聞此言，喜之不盡，說：「大叔，你老人家總得急速回去，醫治總鎮大人要緊。姪男就在此處，把紀家事辦完，我就奔南陽府去了。」展爺說：「好，你若先去，我告訴你一個所在。這南陽府我是到過的，在西門外有個鎮，叫五里新街。這個地方，從東至西，整整五里長街，熱鬧非常，你在那裡找店住下，等候三五日的工夫。你要出來打聽，我們到那之時，找一座大店打下公館，你若打聽明白，咱們好會在一處。」徐良點頭，隨說著就到了紀強的門首，雙門大開，就聽裡面哭泣聲音。叔姪二人進裡面，見鄭天惠大哭，展熊飛勸他止住悲淚，與徐良二人相見。展南俠不能在此久待，教給徐良一套言語，展南俠由此起身，連夜回奔徐州。

展熊飛回徐州暫且不提。單言徐良叫地方過來，吩咐先預備三口上好的棺木，這裡現有二百兩銀子，叫地方拿去辦理。又叫買鯽魚做湯，多買些金銀紙錢鏢錠，書不重絮。天光大亮，俱已買來，把三個人入殮，將三口棺木支起，鄭天惠喝了魚湯，就如好人一般。請僧人超度陰魂，燒錢化紙，徐良寫了一張稟帖，論說一家俱是凶亡，應當報官詳驗，這張稟帖寫明闔家不白之冤，又有護衛大人親眼得見。一者求本地面官施恩免驗，二者求本地面官施恩准其抬埋。著地方送去呈報當官。此時又有徐州府知府的信到，官府有諭，准其抬埋。看看紀強並無親族人等，孤門孤戶，就是鄭天惠披麻帶孝，猶如父母親喪一般。這日晚間，徐良與天惠說：「若把老師埋葬已畢，你我二人可同奔南陽府去。」鄭天惠一聲長歎說：「徐老爺，小可本應許展大人棄暗投明，如今一看我師尊之事，我看破世界，縱有眾位大人提拔一個紫袍金帶，也是不能脫過死去。待我師尊葬埋之後，我要入山修煉去了。雖然不能成仙了道，且落一個無憂無慮、清閒自在，不管人間是非、朝中興滅。」徐良一聞此言，也覺著好生悽慘。徐良說：「既是惠兄一定看破紅塵，我徐良也不敢強扭著兄台幫我們辦事。我可至明天不候兄長了，我自己要投奔南陽府去了。」鄭天惠點頭。到次日，徐良告辭起身上南陽府不提。鄭天惠把師父家內房產，還有三□餘畝田地連使用的東西，盡都出賣，俱以發送師父一家三口。又到揚州埋葬師叔，諸事已畢，入山修煉去了。

單表山西雁離鵝峰堡奔南陽府的大路。這日正走之間，忽見前面有一座山，不甚高大，徐良行至山口，但見前面一帶葦塘，還有水葦，忽然見那葦塘岸岸之上有打碎的木籠囚車，血跡滿地。又細細尋找，就見靠著葦子底下顯出衣襟，又細細查看，還有露著手腳的地方。又有許多折槍、單刀、鐵尺，水內也有，旱地上也有，徐良一看這個光景，就知準是差使在此處叫人劫去了。又看了看這個山裡頭道路，大約著準是山上有賊，若要是山中賊寇將差使搶去，大約這個解差之人不是叫他們殺死就是自己逃性命去了。我若不走這裡也就不管，既然親眼看見，焉有袖手旁觀之理。再說身居護衛之職，應當捕盜拿賊。又怕白菊花在此藏躲，我要是上去，倘若遇見，豈不是一舉兩得。主意已定，繞著葦塘，找盤道上山，見前面有一座松樹林子，樹林內有二人藏藏躲躲，復又往外看覷。山西雁疑為不是好人，隨即躡進樹林，把刀往外一拉，說聲：「小輩，你們二人是什麼東西？」就看見二人「撲咚」跪倒在地，徐良切近一看，見二人在地下趴著，原來是一男一女，俱約六□多歲。兩個人一齊說：「寨主爺爺，大師父，饒我們兩條命罷，我們女兒也不要了，連驢帶包袱，全都不要了，望求師父饒我們兩條老命罷。」只是苦苦哀求。徐良說：「老頭子，你睜起眼睛看看，怎麼管著我叫師父，我也不是寨主。」那老頭子翻眼往上一看，說：「哎喲！可了不得了，不是你老，我們認錯人了。」復又跪下給徐良叩頭。山西雁說：「老頭子貴姓？方才說你女兒是什麼件事情？」那老頭說：「小老兒姓張，名叫有仁，這是我的妻子，膝下無兒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小名叫翠姐。我們住在徐州府東關，開了一座小店，皆因是我女兒許了石門縣呂家為親，人家要娶，離著道路甚遠，因此騎著三匹驢，上面帶著包袱行李前去就親。不料正走在此處，也不知此處叫什麼地方，忽然從山上下來二□多人，內中有兩個和尚，一個是頭陀，一個是落髮的。迎面來了木籠囚車，還有許多官兵，他們大家亂一交手，嚇的我們也不敢往前走了。山上的人打碎囚車，救了犯罪之人。囚車上救下來的也是個和尚，又有一個年輕少婦。他們把兩個武職官也拿下馬來，還有兩個騎馬官人，叫他們殺了一個，拿去一個。護送官兵叫他們殺了五六個，俱都扔在葦塘之內。他們已然上山去了。不料我女兒被他手下人看見，過去在白臉的和尚跟前說了幾句話，他們復又回來，把我女兒攙上驢去，連包袱帶驢都被他們搶去了。」山西雁一聞此言，把肺都氣炸了，說：「張老翁，你不要著急，你們且在此處等我。」張有仁說：「恩公，你要搭救我女兒，凶僧他手下人多，只怕寡不敵眾。」徐良說：「不怕，你只管放心，你在此處等等，待我上山看看虛實。」就見那老頭兩口子給徐良叩頭如雞啄碎米一般。徐良轉身便走，拐山彎，摸山角，看看臨近，就見一段紅牆，必然是廟。將要撲奔廟門，見前面有兩個人一晃，慌慌張張下來一人，見了徐良就是一躬到地，說：「你老人家貴姓？」山西雁說：「老西姓徐，有什麼事情給我行禮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在營伍中吃糧當差，我們的差使連我們大老爺全被和尚搶去。我見你老人家肋下帶刀，必是有本領的人。你老要是認得僧人，求你老給我們講個人情。只要饒了我們兩個老爺的性命，今生今世不敢忘你老人家的好處。」徐良聽了微微一笑，說：「朋友，你只管放心，我正要找那凶僧算帳。你既為你家老爺，隨我前來。或者結果凶僧的性命，或者拿住，那時再找你老爺的下落。」那人一聞此言，歡歡喜喜就跟徐良來至山門。徐良一看是准提寺，只見山門半掩。那人說：「我在前面帶路。」進山門，往西拐，在徐良腦後飛來一根悶棍，就打在頭顱之上。要知徐良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